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鑪傳 序

自序

自世傳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與夫《六經》百家之言，未償不愜意歎曰：「古人之載籍，亦何其博也哉！」及披閱自誦讀之，詳察而細推之，無非聖賢之心法、帝王之事功，以及綱常名教、忠孝廉節、立身制行之端也。是知古人著書立說，上有功於先王，下有功於末學，其所關良非淺鮮。余賦性陋劣，才淺學疏，敢妄有著作，甘蹈愚而自用之罪。但以歷覽山川，遍閱人情，偶有觸於窮通得喪之無定。因思通而忽窮，窮而復通；得而忽喪，喪而復得，貧富互相軋，誰實主之乎？或闕曰天也，或曰人也。自余以為，天事人事，各居其半焉。人心若與天心合，天必佑之，人心若與天心違，天必覆之。《書》曰：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。」《易》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蓋存心正大，務本力農，其遺業必長久而綿遠；存心奸險，機詐詭謀，其遺業必如日以暴雪。不觀往代之軼事乎？禹以概台之色德，而口奠安，至夏桀，以不仁而國祚斬。湯以懋昭之德，而圍四是式；至殷紂，以兇暴而玉步移。武以執兢之德，而八百會同；至幽厲，以淫虐而九鼎遷。他若秦漢隋唐，以迄五代三分，不教年而一變。不再傳而即失者，何可勝道？大抵皆以不以智取，不務本計，是以上干天怒，下失人心故耳。如果歸真反本，修德行仁，則人心與，即天心與。雖有暫失祖基者，或及身而失，未必不及身而得。即不然，後來子孫，諒亦仍復舊土。蓋吉人自有天相，理所必然。而奸詐兇惡，寧有善其後者，與吾課往右君心之貴如是。即今之草野農夫，亦何獨不然？如挽近之弓長兩，其始也不守本分，中人圈套，失遺業於享氏父子之手，似無復得之理。然享氏父子百計圖維，謀人田產，自謂人拙我巧，人愚我智，而欲以永世為業。豈知得之不義，天理不容？透出敗家蕩業之子，轉盼一空。而弓長兩者，改邪歸正，得琴銅之術，將從前所失之妝鈿鑪，去而復來。且二子成名，光耀門閭，較享邑兩之無憂小真人為何如者？豈非和喜降祥，不喜降殃之明驗乎？吾故曰天事人事，各居其半焉。

余偶有感觸於此，因著俚《傳》一卷，共二回，而以「妝鈿鑪」為名，蓋為田產起見也。《傳》成，因以為序。詎獨為弓長兩與享氏父子惜？正為天下惜，為後世惜。且欲效弓長兩之為奇男子，而深以享樂父子為戒也云爾。

乾隆歲次丙子秋月旻禪道人書於銅山之口門官

序一

東阜野史氏於友人齋，見所謂《妝鈿鑪傳》，競讀，不禁掩卷而三歎曰：「甚矣旻禪道人之仁也，天道去人豈遠哉！」數盛則理隱，理盛則數絀。陰陽消長，不能相無。當其未定，幾若蒼蒼正色，托體虛空，無與人事者。迨既定，則慶與殃，如影之隨形，響之應聲也。如簷溜之水，點點滴滴，不移其處也。又如銖較而寸計也。天道去人果遠哉！然使有理無數，小人必不起蠅營狗苟、狼貪鼠竊之心。有數無理，則為善者其懼，而世道人心於是乎壞。此旻禪道人所為重有慨也。其所為書，寓言九，棒喝再三。

觀弓伯子，因慳吝而敢於弗克家。有不思無地生財，當流行天地間，而求遺子以安者乎？觀弓長兩，始則逸而思淫，不比人數；繼能窮而返本，終成干蠱之孝，義方之慈。有不思為天地惜物力，為父母貽令名，為子孫計長久者乎？觀享邑氏，機械百出，襲取人之妝鈿鑪，不轉瞬而地藏有召，空手以歸。其子於弓長氏之初行，轉相倣效，且加厲焉，妝鈿鑪遂以還其故主。有不思富貴貧賤定於生初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而安於順時聽天者乎？有不思祖父創業艱難，當親正人遠小人，務求勤儉以蓋前愆而裕後昆者乎？甚矣椎橫道人之仁也。或曰：「良醫醫未病，此書其醫已病歟！」吾謂世之信醫者固多，而諱疾而忌者亦復不少，倘有人大聲疾呼而告之曰：「用我方則生，不用我方則死！」吾知人雖王愚，未有不免進苦口之藥者也。不然，軒岐曷為而以書傳哉？此蓋仁人救世之心也夫！

東阜野史謹識

序二

天地，一大文章也。其脈絡，則水流而山峙；其絢染，則鳥獸與草木。有脈絡而無絢染，枯寂無光，有絢染而無脈絡，散漫無歸。是以山自為山，山山各有其本，而飛走動植育其中，水自為水，水水俱有其源，而蛟龍魚鱉潛其內。從源而溯之，其源流支派，爽若列眉。由本而窮之，其起伏結聚，朗如畫沙。覽其脈絡，睹其絢染，井井不紊，滴滴歸源，不誠有篇如股，股如句而燦然奪目哉！乃人之為文也，亦何獨不然？

如是《傳》之作，以妝鈿鑪為題，而以弓長兩、享邑兩錯綜運化為文。弓長兩本有妝鈿鑪而自失之，失而復得；享邑兩本無妝鈿鑪而忽得之，得而復失。此妝鈿鑪應有之反正開合也。至若廢學業而投苦海，躲軍洞以戰神鯨，尋脫空與求思禪，會黃、白與學琴銅，得鈿鑪而歸家，則妝鈿鑪之脈絡也。觀山景而遇經過，過累頭而逢太白，問樵者與打精鷹，見無點與宿窟龍，小真人之縱欲，則妝鈿鑪之絢染也。而其中襯托不一物，騰那一法，或用影射，或用明點，總無非為妝鈿鑪作曲折耳。而且語語道破俗情，句句切中時款，處處有起伏，節節有照應。循首訖尾，捧讀一過，真屬暮鼓晨鐘，時時令人猛省，不誠為天造地設之一大文章哉。

松月道士謹識

小引

世事輪環，自古及今莫不然。三皇首出開天地，五帝為君邦國建。這其間，人不勝紀，事不一般。富貴貧賤雖由命，遲速久暫憑心田。你看那為忠為良的，到底世代綿遠；你看那作姦作惡的，真是火上生蓮。心存裕後，何須巧用機關？志欲光前，無如積德行善。見了些心僻意險，圖謀成家產，眼前雖是三春花，豈知一旦被風捲；見了些內癡外憨，寄分敗家緣，目下縱然受奔波，轉盼仍舊廣田園。富了貧兮貧了富，打牆板兒上下翻。得之易，失不難，誤用心計是枉然。莫欺人，莫瞞天，穹蒼自有眼目看。但行好事，休胡打算，祖業即落他人手，何愁破鏡不重圓？那時節，享富貴，受榮華，無人不道是神仙，無人不道是神仙。